



大可
作家
传记
丛书
雕塑家
徐开垒

徐开垒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1267/15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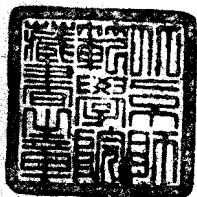
雕塑家传奇

徐开全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0839141



839141

雕塑家传奇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六〇三厂印刷

字数 158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8\frac{5}{8}$ 插页 2

1981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1年12月湖北第1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14,600

书号 10019·3221

定价 0.63 元

《雕塑家传奇》序

柯 灵

我曾经以为，文品总是人品的表现。因为文艺是心灵工厂的产品，不可避免地要漏泄灵魂的秘密。——不管是袒露的或潜藏的，甚至带着各种藻饰的。

开垒同志的《雕塑家传奇》，给这种观点提供了正面的例证。我们从这里看到了作者的爱和憎，欢乐和哀愁，美好的愿望和理想；一颗正直和质朴的心。

《雕塑家传奇》中包含的篇什，经历了绵长的岁月：沧海翻腾、大地震颤、世代更新的四十年。它不是历史，却打着鲜明的时代的印记。

它是人民的心电图，想人民所想，感人民所感。

文字是流利而亲切的，有村姑式的妩媚。披阅这些散文，给读者一种感觉：仿佛在秋天宁静的午后，坐在四野无人的时间的长河边，谛听它在阳光下淙淙细语，诉说它经过的沧桑变革。或者在乡村的小客店里，就着青荧的灯火，面对一位人生的旅客，听他娓娓而谈，东山西海，叙述许多动

人的见闻。或者在熙来攘往的大道边，听一位命运的歌手，用舒徐婉转的调子，演唱生活的颂歌。

为文也真如为人，有许多唯有自知的冷暖甘苦。开垒在《散文随想》(代跋)里，总结了一个“我”字，揭集作家不要在作品里回避自己。这可以算是一种艰辛的参悟吧。

王国维在《人间词话》里阐述，词中有“无我之境”，有“有我之境”。严格说来，这并不确切。物是客观存在，思想感情的波动是主观的，物我之间，无论是由物传人，由人状物，既出之以发自肺腑的灵感，流自腕底的笔墨，物虽同一，人有万殊，如何能不着主观色彩？“风格就是人”；还是马克思引用过的、蒲丰的话说得好。

文艺作品中不乏顾影自怜、自我吹嘘、自我膨胀，乃至“妆罢低声问夫婿，画眉深浅入时无”一类的东西，那是另一回事，它只能是某些作者卑下情操的外烁。

“四人帮”为了践踏作家，故意抹煞精神产品和工业产品的不同性质，说“写文章为什么要署名？看哪个工人在自己的产品上署过名？”这大概也算是一种高姿态，用以证明“唯我独左”。他们以为有了政治权力，也就有了胡说八道的权利，这种笑柄，不过是其中的一例。

开垒还从反面总结了两个字：“拘谨”。这是他对自己部分作品的考语。我想这恐怕正是他的个性在纸上的反映，因为他原是个拘谨的老实人。

在这一点上，为人与为文应该有些区别。创作必须忠于现实，但观察要深些，表现手段要丰富些，不能太老实。——当然绝对不要忸怩作态。

人应当有品，文字也应当有品。文字形成个性的过程是艰苦的，但更艰苦的是个性的突破，从统一中追求多样，从纯净中追求多采。

我和开垒，作为文字之交，也已有四十年之久。起先是我编刊物，他写稿；后来是他编刊物，我投稿。在崎岖多变的世路中，细水长流四十年，无疑是弥足珍贵的了。但真要对他的作品作一些不偏不倚、洞中肯綮的分析，我依然自愧无能。野人献芹，我这些多余的话，如果还有些许可供采择，那我就将感到喜出望外了。

1981·4·4，病中。

目 录

《雕塑家传奇》序	柯 灵 1
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第 一 辑 (1938—1949)

阴 天	3
流 星	6
静	8
记 忆	12
黄昏钟声	18
夏夜的风	23
望雷篇	28
归 去	30
生之寂寞	35
三 代	39
钓	47
生 命	54
掘井前后	57
乡长和保甲长他们	64
卫生科长	67

饭 店	70
大 员	73
原锦威	76
老校工	81
回 音	8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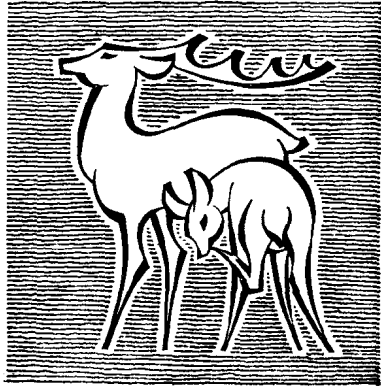
第 二 辑 (1949—1965)

阿满她们	91
有一天晚上	93
墙门里面	98
在格朗和山区里	101
幸 福	106
竞 赛	109
书 桌	111
饲养场放歌	114
一个农民和二十五个乘客	120
嵯山和嵯山人	124
围垦区随笔	130
钥 匙	138
街 心	141
雕塑家传奇	144
邮递员新事	155
奇双会	159
围垦区的夜晚	163

新来的饲养员	166
新安江人物图	171
第一株树	176
新安江灯火	181

第 三 辑 (1979—1980)

幽林里的琴声	191
忆念中的欢聚	199
最初的歌声	205
烟	212
白玉兰	217
庐山风景	233
山城雾	237
岁月冲淡不了我对她的怀念	244
我的“最后一课”老师	253
散文随想(代跋)	261



第 一 辑

(1938—1949)

阴 天

这是阴天。这里老是看不见阳光的；只有日夜不熄的霓虹灯，象鬼火一样，在人们面前闪眼。

一九三八年的上海，炮声远了，天边不再看到硝烟和火光，这里又恢复了表面上的繁华。舞厅、酒楼、饭馆、电影院和跑狗场，人群象潮水一样，拥过来，又挤过去。

交易所里，有人在三分钟里，变成财主；也有人在一个小时内宣告破产；成套家俱被拍卖，房子受典押，妻妾在一夜之中改嫁，本人象一头蚊子一样，从二十四层楼高的屋顶上飞下来，落到地上，成为一堆模糊的血肉。

四郊早成魔窟，沪西也变为“歹土”，各种伪组织正在沐猴登场，侵略者正把魔爪伸向“孤岛”；坚持爱国立场的报馆被投掷手榴弹，坚持正义斗争的编辑记者轮流收到恐吓信，有时信中还附着一颗子弹，有的人甚至接到一箩注射着毒汁的水果，或者一只被斩断的手臂。

孤岛，一边是荒淫与无耻，一边是严肃的工作。

孤岛，富人的天堂，穷人的地狱。

住在“滚地龙”式草棚里的失业工人，每天为抢到一张可以干活的工票，早上三点钟就到码头去试当日的运气；纺

织厂女工按日劳动十四小时，还止不住自己的儿女因饥饿而发出来的啼哭。

难民收容所人满为患。四明公所收殓街头冻毙饿死的露尸日夜奔忙。

阴云笼罩着的孤岛，没有阳光，没有雨露。

我们十六岁的少年人，青春是苍白而又暗淡的。

我们渺小如一棵稚嫩的小草，但是我们活着，没有走向死亡，因为我们来自破产的农村，来自战火纷乱的城镇，我们的脚下有泥土，我们的耳边响彻着深秋的号角，我们的脑海里沉浮着战争的记忆，我们的身上有着敌人留给我们的创伤。

复仇的火焰在我们心中燃烧。

泥土，我们的母亲，我们怎么能够忘记你啊，我们犹如阴生植物一样，纵然没有得到阳光，没有得到雨露，但是我们投身在你的怀抱里，我们在阴天里也要生长。

“看，抗战分子的下场！”在薛华立路的一根电线木杆上，挂着一个人头，头上贴着一张写着这样字句的纸条。

血的教训呵，比阳光还要强烈地照在我们的身上。我们能忍受吗？我们能被这恐怖的场景吓倒吗？不，我们要坚强起来，永远不忘掉这血海深仇！

“不肯随波逐流，不愿向敌人低头，沪江大学校长在车站上被刺殒命！”报纸上的新闻，又一次记下敌人欠我们的血债。

阴天，没有阳光，没有雨露；但是稚嫩的小草，要在洒满

鲜血的泥土里长大。

阴天，没有阳光，没有雨露；但是苍白暗淡的青春，会在血海深仇中汲取营养。

天照常地布满了乌云，人照常地在各个角落干自己的工作。生活在贫民窟里受难的人们，仍在发出哀叹和呻吟；舞厅、酒楼、跑狗场仍在爆发着各种各样的叫嚣；交易所里的投机商们，仍在以全家的生命作赌注，为争取在几分钟里成为百万富翁而疯狂呼喊。

可是，惊人的事情发生了：一群“暴民”为反抗敌伪对租界的封锁，冲进了统治者的粮仓，抢劫了“公粮”；一个“暴徒”潜入一个大公馆，把一个正准备粉墨登场的大汉奸击毙！

敌忾同仇，人心不死。孤岛不是一潭死水。一群群大学生，正在街头散发着传单，说是“七七”抗战一周年的纪念日就快来到了。

虽然头上还有乌云，虽然现在还是阴天，但是我隐约地感到阳光的存在，隐约地意识到有雨露的日子总要到来。

我们苍白暗淡的青春，有一天总将发出光彩。

1938年6月

流 星

幽暗的夜，幽暗的灯，幽暗的亭子间。

母亲疲倦地整理着父亲的行装，父亲呆愣愣地瞧着手里的通行证。

“假如故居还是那么平安地存在着呵……”父亲微微地笑了。

母亲没有答话，母亲近来老是那么地沉默着。

又可以看到故乡了，不是很好吗？……

父亲这次是先回去探听一下故乡情形的：战火还是整天整夜在燃烧吗？枪声还是不断地在响吗？奸淫抢劫等事还有吗？以及我们的住房还是那么平安地存在着吗？

这里的生活过得太艰难啦，——然而，我们不久可以回去哩！

送父亲到车站，母亲终于说话啦：

“你，千万要当心呀，忍耐些，暂时吃些亏不要紧的，走到城门口只得跟他们行礼……”

父亲老是笑：“我知道，你们放心好了，至多半月，我会回来接你们。”

是的，从前父亲的朋友都曾赞扬过父亲有涵养功夫，他

做事从来不曾糟糕过。

“我知道的，你们放心好了，至多半月，我会回来接你们。”母亲没有忘记，我也没有忘记。

一个半月过去，第二个半月又过去了，第三个半月母亲病啦，而父亲还是没有回来。

母亲躺在床上，忧郁地。

“母亲啊，不好过吗？吃些稀饭罢。”

摇摇头，眼泪跌下来。

于是，我匆匆地，匆匆地，无所适从地在街头奔跑着，向谁去诉说呢？奔到公园门口站住了。

摸摸袋，辛酸地望了一望：“回去罢。”

夜里，母亲的梦吃惊醒了我的茜色的梦；象哀哭，象叹息，象呻吟，也象鬼叫。

汗毛竖起来，头钻进被窝里；

“父亲呵，保佑母亲罢。”

冬天啦，寒暑表里的水银柱跌下了不少。

母亲起来哩，眼睛红红的，人消瘦多了。

近三个月了，父亲仍没有一些音讯，象一颗流星的消逝，父亲是不会回来啦。

1938年12月

静

静，并不同于寂寞。寂寞会使人趋于颓唐，而静却能增加生活的更大的勇气。

因此，我是一个静的爱者。

从幼年起，我就看惯了祖父的静癖。

在一个寂静的城市里，家屋是在一条更寂静的街道中。屋后有个不大的草园，有草，也有花和树木，然而这些都是静静的。

祖父就在这静静的环境中，以静静的心灵，体会了那静的温存。我们时常以原始的童稚的好奇心，去推测祖父的爱静的性癖；我们时常从这古老的草园大门的隙缝里，去窥视祖父在园内的神秘的动作。

原来祖父是静坐在一棵大的银杏树下，右手拿着棕色的烟管，左手托在膝上。眼睛也是静静的，象是注视着飘浮在天上的白云，又象是探索着嘴边烟圈的去路。

只有他的耳朵是最奇特了，园内是那么静，那么静，祖父听到一些什么呢？

“祖父真是一个奇怪的人呵！”我想着，于是静静地退